

# 岛上影剧院往事

□虞燕

三江月  
笔友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 
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美编周斌



AI生成图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岛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，影剧院一出现，自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福地。鼎盛期，基本上每天都放电影，有夜晚场，也有白天场，影剧院外墙及台阶下的某些特定位置，一张张电影海报如花枝招展的姑娘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，赚足了眼球。

《南北少林》《黄河大侠》《海市蜃楼》《黑楼孤魂》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《青蛇》……那些电影像神奇的调味品，竟让一个个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而隽永。到影剧院看电影从赶时髦变成了一种常态：闲来无事，去看场电影；过节过生日，约上三五好友，一起看电影；渔民海员好不容易上岸休息，陪家人看个电影；客人来了，要不请看电影好了；羞于向心仪的人表白，那委婉点，先从约看电影开始吧；正式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，不看上十来场都显得不够甜蜜不够有诚意……

影剧院的繁荣让很多人看到了商机，周边开起了各种店，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小商圈。有个别脑子活络的，在边上随便支了个小摊，生意居然不错。这下好了，引得一些原本沿街叫卖的摊贩，还有在轮船码头等地摆摊的，也都不甘落后，纷纷赶了过去。摊位犹如顽强的可移栽的花儿，一朵朵一簇簇地盛放于影剧院台阶下的空地上，一时之间，那里喧闹如菜市场，麦芽糖、炒瓜子炒花生、糕点面包、爆米花、水果等美食摊位是主力军，若是夏夜，当然还会有冰棍雪糕和木莲羹，此外，还有修鞋补鞋的，卖玩具和生活用品的……

那会没有收摊位费这一说，今天你去摆，明天我也去摆，生意嘛，来一笔是一笔，赚到才是真实惠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影剧院大概就是一颗大蜜糖，凑上去，总能尝到甜头。

母亲也动了心思。父亲是海员，具备在外采购的便利，那些年，父亲从全国各地运过大白菜、螺蛳、海蜇、芋头、莴笋等到岛上，而后跟母亲一起去菜市场贩卖。那些东西要么是岛上稀缺的，要么价格低廉，总之，须得有赚头。

去影剧院那里卖什么好呢？不能任由自己选，得看父亲是否能采购到合适的。也亏得父亲活络，找到了金桔和柿饼。当时，岛上还没有柿饼这种食品，那么甜糯可口，我跟弟弟吃了还想吃，被母亲拦下，她把装柿饼的大塑料袋用布条紧紧扎起来，而后，拍拍塑料袋，把我们搂了过去，说等赚了钱，让父亲专门买来给我们吃。

木头手推车派上了用场，一大袋柿饼，

一竹筐金桔，还有一杆秤和一把小凳子装于其上，母亲头戴新毛巾，握住手推车的两个手把，向影剧院进发。在那块空地的小摊圈，母亲属于后来者，她有点难为情地挤了过去，推着车，小心翼翼地挪动，生怕碰到别人，然后，在一个不大起眼的角落停下。那里的摊位都是不固定的，谁早到谁占，但好多次，母亲就算去得早，也依然老老实实地守在边边角角，她说，抢占好位置搞不好会成为众人眼中钉的，就是做点小生意，伤了和气就不值当了。

影剧院里，上演着各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，影剧院的台阶下，是真实人间的一角，每一张脸多多少少透露了其生命的本相，平静，沧桑，热忱，悲苦，从容，隐忍，坚韧。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小摊中，有个补鞋的男人尤其显眼，棕黄色的围裙裹住了半个肥胖的他，围裙下露出一条腿向外翻，且比另一条细小，他补鞋用劲时，小木凳偶尔会发出“吱扭”声，真担心会因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而散架。男人是那里出勤率最高的一个，修鞋技术不错，积攒了一定的口碑，他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，仿佛面部表情一放开，皮肤会破裂一样。

母亲的摊位跟她的为人一样，不事张扬，静静候于角落里。多数时候，她就倚着手推车，微笑着看眼前的热闹，那块边上印有碎花的毛巾戴在她头上，既遮了阳，又平添了几分俏丽。也许是母亲长得漂亮又和善，也许是货品着实吸引人，反正，每天不至于空跑，总能卖出去一些。

有一次，老天突然变了脸，一场大雨下得猝不及防，各摊主如受惊的小动物，纷纷逃开了去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得跟密集的雨点比速度。母亲推着这么一辆车，哪里跑得动，只得把备着的雨衣盖在货品上。柿饼虽有塑料袋装着，就怕万一出现破洞，哪怕是小小的一个，水一渗进去就完了。母亲到家时，浑身湿透，走一步，水泥地上就出现一小摊水，她匆忙抹了把脸，揭掉雨衣，紧张地查看，挂了霜的柿饼一个个在塑料袋里躺着，像躲在全封闭式帐篷里，很干燥，很安全。母亲这才长长吁了口气，去洗澡换衣了。

那场雨让母亲感冒了一场，她护下来的那些柿饼后来都卖光了。母亲兑现了承诺，让父亲出海时特地买了柿饼，让我们姐弟俩吃了个够。而母亲，在影剧院存在于岛上的那么些年里，却从未想过要进去去看一场电影，电影票得花钱买，她舍不得。尽管她曾离它那样地近。

## 村里那四棵大樟树

□王水成

每当樟树开花的季节，我就会想起当年我们村里的那四棵大樟树。

从我记事起，我们村里就有那四棵大樟树了。两棵位于村口的河道边，另两棵位于离村三百米的另一河道边。那时村里没有其他标志性的建筑，四棵大樟树就成了村里唯一的标志。那时候，在地里干活，路过的人问起你是哪个村的，村里人都会自豪地回答：“喏！前面有四棵大樟树的那个村庄就是。”

四棵大樟树，是我们这群孩子嬉戏玩闹的天堂。赤日炎炎的夏天，我们几个同龄的孩子爬上一棵大树的树叉，赤着膊、穿着短裤，一个个地往下面的河中跳。充满绿意的大樟树，覆盖着滚烫的河水，那跳入河中的特有感觉，只有我们那里的孩子才有真切的体验与体会。

不用上学也不用干农活的日子，我经常去樟树底下的河埠头钓鱼。一边背靠着大树，一边把长长的鱼竿伸入河中。每当有鱼上钩，当我从河中钓起一条条河鲫鱼、鲢鱼、鲤鱼时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！即便没有鱼上钩，没有鱼带回家里，钓鱼时那种悠闲、适意、自得的感觉，也是极好的。

这几棵大樟树周边，也是整个村的公共活动场所。还有生产队的时候，每天早晨，大樟树下，总会聚集一大批社员和上年纪的老人，他们有的是来凑热闹，有的拉着家常，更多的社员则是耐心地等待生产队长派活儿干。听到队长说今天要干什么活或是有什么事要做，等他布置完生产任务，社员们就一个个回家去取来当天要用的农具，然后一并从大树底下浩浩荡荡出发，向着目的地进发……

然而，时间长了，那四棵樟树也老了。它们处于无人保护、监管、自生自灭的状态。河道一边的泥土渐渐开始剥落、坍塌。到恢复高考制度，我考上师专的那一年，这四棵大樟树真的不行了，一棵棵倒在了河边，被遗弃在河面上。最后，大队书记做了“分配”：全都作肢解处理，被用来补船的补船，被用来做门板的做门板，用不上的还成了社员们做饭做菜时烧的柴草……

前人种树后人乘凉。然而，那树也是需要有人来浇水、修枝、除虫、施肥的。我怀念那四棵大樟树，是它们给了我无比温暖、温馨和快乐的童年、少年时光，也曾给过我对于成长无比美好的向往。



AI生成图